

魯三失子

慶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鄱陽懷仁鄉農民魯三來城下問卜於術士者胡九齡卦成胡曰兆象不佳必有人口災殃并妖異不祥之應魯曰我男子名五哥年十五歲矣每日牧牛于野就外吃飯前十日之晚只見牛歸吾兒不至窮人力訪尋杳不可得又無深林湖地或致迷溺問同牧諸童皆言見其獨入小庙以謂入側不知何為不反因徧索庙內茫無人蹤他日同牧者多觀其在庙游行昨日正午鄉人擔大糞亦見之然則今未能得其在為之柰何胡曰已落空亡恐無由可見魯哭而今經兩月不能料終竟如何也

鬼殺高二

饒州城內德化橋民高屠世以售風藥為業手執叉鈎牽一黑漆木猪以自標記故得屠之名有高二者好往双港彼處酒價賤率以醉歸紹熙五年歲除日回塗差晚及抵壩洲門夜近二更扁鑰已竟敲扉莫應因就相對居人覓火或聞外間有叫救者相率出視見高仆地上取湯扶灌則氣絕矣頭面股腹一切青黑蓋死於鬼手內至三更壩門守卒聽坎下往來頗多云只取高二一人守卒遽燭視了無影迹於是驗為鬼物不疑高妻用元正昇尸以葬

江十四龜

鄱陽漁人江十四以慶元四年二月三日得一龜甚巨用大鈞竿秤挂於戶柱深夜江與妻子王氏皆聞人声哀叫云念我腹有子放此一命得乎江未之信點火出照知為龜語小人貪數千之利堅不肯聽遂入就睡王氏亦夢人來告云丈夫放我自

別有報謝尚為不然七日之內必取汝玉寤以告江又不許王時懷孕臨月明日竟解龜其腹細卵百計纏結克塞即擔負出市售錢以歸後三日王誕一男宛如龜狀財滿七日母子俱死

李天祐

術士李天祐饒州石門人常時游行他郡不遠千里淳熙十五年十月到吉州館於寮下劉公店樓上每日一出所得不能給旅費夜起歎忽若耳畔叫李先生者云此間不可住前日九月內廬陵縣市心一客亦姓李係辛酉生只一宿於斯便遭魘死天祐聞之惧然夜已深不遑移動但應曰感君愛我明當作謝為之燭燈終夕坐而待旦才與洗畢扣鄰房訪其人乃下鎖不曾啟初無人宿徑下店而招劉公喫茶說所見曰必定是男劉報然有愧色曰不敢上昧去年八月福州卜者章彬在彼房病

亡適遇鄉人林三客作証免得申官天祐即負篋辭出詢之市人所謂辛酉李生者果如其言徙舍之後占術盛行一住三歲乃還家

竇客陸青

淳熙十六年贛州竇客商販往荆南回經漢川路到鄂池地名楊太菜店前過葦林畔一人笠內持棒出痛歐之兜曳入葦叢而掠其貨貨物既出十數步復反步逐為冤魄所著行凶之事已隔六年其賊曰陸青鄂州後軍寨兵也主漢陽門下般運木值忽夜贛人語音發狂亂與人鬩父之乃曰我是小客竇三十於漢川路上被陸青打殺却取隨身物去一時受苦認他不得緣不合回頭因得隨遲今須先還我命却詣陰府照對簿轄將校怪之招郡下張道士用正法行特又作陸青言詞乞法師勸

和寧客候青無常到時一任索命鬼聽許曰且將我歸尔家早晚香火時節薦供卻如汝所言是日青之妻子偕將校悉見之青焉然仆地熟睡良久既寤自狀其過諸人或使勿皆鬼約青謹逆之明年於病翻賴鬼力未仍為宛轉讓却病遂以安至今尚然不泯其終也

池口鎮牛

池州池口鎮皆諸軍分屯列營前軍寨搭黃龍岡作窯燒制磚瓦秦牛兩頭以供踏環之用淳熙十六年三月一牛拽斫索狂走守兵覺而逐之其行甚疾不容措手遂穿中教場出郭西門經過擔負者盡遭撞倒直至信德府後軍西寨愈掣恣肆力小將范武翼妻趙安人偶出逢之急奔到左樹下閃避不徹牛低頭奮抵角其腹腸胃迸流即時死牛齧草于尸側疑之不動守兵率數輩來始能追躡牽歸元處將行痛捶牛大吼一聲奄仆地死見者以為宿業相值無可奈何軍帥但杖守兵而給錢付范將歛葬

李三夫妻猪

臨安赤山居民李三屠家也紹興元年養一猪甚肥脂與妻謀欲趁冬至前軍殺克應人家時節使用比之常日可贏得千百錢妻以為然迨夜各就睡夢來作人言泣告曰謝主人餵飼一年豈不知恩身是獸畜於刀几屠割正是本分萬中無一可逃知有殺之期擬乞展向冬後三日死了此生業債便可託生萬千垂意丁寧再三乃拜而出李驚覺告其妻妻曰春夢秋屁何足為憑不及時做一場經紀更何所待語畢後寢覺以其烹齋人爭買肉頃刻而盡過節第一日妻忽傷風頭痛遽困卧於床

飲膳不能入口夜夢前猪執狀來云我告汝夫妻只要壽延三日命了待我業報堅不相送已經閻羅王處押狀直要取汝兩人入冥照對如今便請行蹶然而寤僅能說與夫而沉綿愈甚明日李三亦病同時而死

周子瑗池僊

安仁崇義鄉老儒周德才以文學著聲里社多為人師嘗首冠鄉書晚年就恩仕亦不遂始有一子甫十歲穎脫強記甚過絕人一日求觀三國志父嗤其穢等不肯與翊日再請乃取以付之旬日即以歸父問小子頗能記否乎曰盡在兒胸中矣漫摘數語試之朗然成誦凡十餘通不差一字父始嗟異之將使應童子科以授諸經不攸訓迪過目輒覆本如流經三歲忽暴亡其母慟哭拊牀於蓆席下見其手書樂府半篇僅憶下句云瑗池僊伴應訝我歸來晚識者疑為請僊

蓬萊紫霞真人

餘干冕山道人陳氏子文叔少習儒業後遊里人許子推受致箕神之術詠奇譎怪殊駭聽聞凡來求文詞者落紙輒千言筆不停綴所談皆出人意表淳熙戊戌有曹廷者乞詩廷賦性淳朴立書二十八字云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拘守意城識破禽飛魚躍事自知萬物不離誠語脉暗合其旨他所作盡然神自稱蓬萊紫霞真人是後靈驗日著好事為之大啟醮道以奉之且能驅邪治病每書牒必以須黃紙重奏已焚者復能致其真墨色視初畧不少變一夕憑人言曰吾本漢謀臣曲逆侯陳平緣常用兵家奇計謫墮世塵千年今限已滿矣當還僊境吾從此逝明日不復來矣諸君珍重愴恨而別自是聲滅迹絕

陳子仍為儒云

程慧新

梁平梅浦胡逢原以淳熙十年於家廳建水陸大齋三日臨罷之夕有執事者果綠院行畫程慧新盜佛前供物仍就用薦土地疏包裹將以遺母其家去胡氏一里許是夜程母夢土鬼卒持鉄叉刺厥子入大鑊烹之又二鼠銜其耳遂驚覺程正扣門以齋饌至母欲說所夢猶未忍忽大叫仆地兩齒墜落竟爾不起先是寫疏者已檢校神位各置一通於座初無漏缺及收拾焚火之際獨無土地者即焚香禱曰謝過人謂速報警衆一何昭昭如此

王節妻裴

龍游王節自少學小筮長而盤游他方淳熙十六年到潭州益陽適同鄉彭生亦挾術至妻裴氏偕行六月彭死店主人張二裹裴之無歸為平章嫁節節時二十九歲裴二十五歲年時相當甚為愜意復漂轉售技紹興二年抵袁州四年次鄧州兩處各生一子還過洞庭湖有巴陵人劉一郎者能知人未來事俗稱為活神道見之云汝妻非人乃三世之鬼先在永州東關或殺蔡氏兒繼在桂府化為散樂或殺楊十二郎其三則彭亡也既奪三人精氣養尸成人他日汝定喪命節不信之裴以聞之及責節无象遂依然共處明年之蘄邑河直雲水道人見裴曰此三世鬼精何得在是節怒其言搗棧欲行打道人曰不須尔吾今召天將使汝知之裴立於側拊掌大笑騰空而滅

湖口廟土地

鄱陽黃岡民黃廿七作小商賈紹熙元年到景德鎮販陶器過

湖口住岳廟燒香遇老人白欄角帶笠中所出黃鶩顧揖之認
得狀貌全類故父時父亡已七年前白曰翁翁得非吾父父乎
老人曰汝為誰對曰姓黃名興行第廿七老人曰真我子也黃
泣而哭請曰爹下世七載何由在斯曰為我平日善緣頗多遂
乘功力得做此間土地汝宜速回但行方便黃曰願捨棄浮財
休離骨肉日夕陪侍爹所語未了一黃衣力士出叱之曰尔庸
凡之流詎可輒廁神列黃悚而下拜拜訖仰視土地力士俱不
見矣

陳小八子債

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繻帛致溫裕只一子不肖常盜錢用
悖害父母父母亦惡之乾道九年年二十八歲病傷寒困
親不惟不悉力醫救翻飼以合忌食物竟死焉五日後見

室空矣。曰我一命又被你笑了今兩次害我矣報怨會有日父
雖怪之不能曉所謂冥訖至其墓前一老僧不知從何來與之
言汝子前生是一富人被汝竊他財本至盡故未為子以取之
未足而尤尚欠二千餘貫今已在邵州徐家復作男子陳誅其
語老唐固不信之迨慶元三年正月陳買金銀牲邵陽買備織
館於柯氏店店內一僕曰徐四見之喜甚服事之勤過于王人
陳亦與相親問其言曰二十五歲矣自是稔熟無間令守宿房
中二月九日陳夢向所亡子展拜若辭訣狀覺而寤且起不見
僕而床南一壁剗軾檢視竹篋失銀幾千兩遂投問其何生柯
曰夜來遭此僕毒手未能捕緝陳默思其姓氏年紀昭合老僧
所云始悟宿負置不復言因是空貧不免告歸至行乞於邵城
今尚存

蕭太師

饒州南岸漁人周公有一妻一子漁釣于鄱江紹熙二年二月八日黃昏浚泊舟登岸同婦至荻林遇兩人叫云周八且往太師請汝周曰何處大師曰蕭太師八曰我逆來不識他其人曰莫問識與不識但隨我去當有所獲勉之進步到一衙庭入其門見尼姑自內出相揖云我兄弟待汝夫妻久且澡浴換衣別來相見須臾兩青童各引入浴堂香湯撲鼻既畢使周著皂袍妻著紅大袖衫帔小兒黃背子導詣一室廳上鋪設華筵有勇士長七八尺青巾黃衣揖就坐不交一言三更浚數女妓執樂持歡杯至歌唱侑酒周飲未竟念平生未嘗得此戰恐不自支極墜手即破勇士曰好勸酒那敢如是連叱之其聲如雷仍推擁仆階下步馬如睡醒身元在荻林中喚尋妻子寂無所之

明日徧告羣漁共為訪覓上下十數里間竟不可見七日周患傷寒而死

夷堅志

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夷堅志壬集目錄

倪太博金帶

吳仲權郎中

管城刺史

鄒狀元書齋

賴山人水城

鄧生畏蘿葡

馮氏陰函

徐氏井龍

雷擊丘山十六

饒次魏后玉詩

三井中木竹

普明寺新井

南城毛道人

吳蔡棺異

楚州方夫子

楚州陳道人

聶伯茂錢鶴

劉氏桂乳

懶愚道人

胡原仲白鷗詩

兩黃開登第

頂山雉

吳仲及前程

趙希哲司馬

楊抽馬臥影

劉樞幹得法

沈承務紫姑

建昌大寺塔

夜見光景

童氏金鴨

張三店女子

洞霄龍供乳

南山獨騎郎君

夷堅志

壬集目錄

三五



皮場護葉生

建昌寺塔影

丘簡反魂

徐知縣夢龍

徐朝奉歐疫

陶氏疫鬼

楊五三鬼

湖北稜睥鬼

化州妖凶巫

漳士食蟲墓

黃子由魁夢

醉客賦詩

黃炎司法

范十五遇鬼

續仙臺道人

葉熙續

錢妾端端

大和劉尉

謝生靈柩

鄧氏紫姑詩

西天監明

道人相施遠

猴狗戲對

羅山道人

胡董棗

信陽孫青

黃陂紅衣婦

應武解元

小原縣尉

馬遂良口占

衛校尉見楊王

蔣二白衣社

隄伯山

蕭七佛經

王子寨怪物

許生墜馬

滕王閣火

張翼德廟

王道成先生

郟縣銅馬

長生鍋

王彥鏞舒氏詞

惠宗師盤石

清平樂六詩

紫姑白苧

周美成楚雲詞

惠柔侍兒

莫少虛詩

李氏二銘文

當塗朱道人

岳陽董風子

孫十郎放生

楊四鷄禍

華亭鄒道人

佛授羊肝圓

集仙觀醮

鍾匠研木

趙氏二佛

盤溝大聖
水墨備勒

祝吏鴨報

光山雙塔鬼

徐咬耳

和州僧餅

復州謝點

開州銅鈿

劉經絡神針

傳太常治崇

古步王屠

俞傑孝感

諸葛貢致語

癸丑春榜

楊武事真

霍秀才歸土

古步玉佩

俞耕老原

謝太常詩集

開世雜錄

隴野齋中集

謝太常詩集

餘文耳

味州新編

謝太常詩集

雙丸二軒

水墨剛筆
雙丸二軒
大聖
文淵閣

謝太常詩集

新野羊和圖

某山隨筆

謝太常詩集

蘇十唱和集

蘇四齋錄

謝太常詩集

李九二雜文

賞金米道人

謝太常詩集

周美始楚雲歸

惠柔軒錄

謝太常詩集

唐宗廟盤石

青平樂六帖

謝太常詩集

唯恐陰黑

身坐錄

謝太常詩集

雜玉關人

非筆新編

謝太常詩集

夷堅志九卷壬集

宋鄱陽洪邁著

明姚江呂胤昌校

繡城唐 茂訂

唐 景次

倪太博金帶

淳熙十二年春蘭溪范子由為大理主簿夢出坐門首逢皇城快行卒持金帶一條穿於臂間范曰欲將賜誰曰此是倪太博者是時吳興倪正父思為太學博士范取觀之九環爛然而不暇審為毬文御仙花覆視其裏乃非玳瑁非白角而亦觀以金甚異之復加詳玩每勝上皆刻兩字夢中記之歷之不失及覺僅能憶前後字其前曰天臺其後曰文資明日走告倪且賀之曰表裏皆金蓋示重金之兆也天臺固佳文資者殆是觀文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政學士召連中科目到彼不難倪謙謝約使勿廣後數日少遷
大常官稱尚仍舊俄有召試館職之命范益慶其塗轍不同不
五年遂直翰林自將作監擢中書舍人再為吏部侍郎春秋才
半百前程未易量也 子由說

吳仲權郎中

紹興初臨川董居醇父自靖州教授赴都改秩未及調縣病終
於旅邸無親故在傍崇仁吳仲權鎰時為秘書正字雖無雅契
特以同郡之故醫療棺斂寄贊遣皆一力任之慶元二年吳由
尚書郎出持湖南漕節明年四月徙廣西旋遭論罷方還鄉建
羨學平日嗜酒膳食盡廢清瘦柴立而精明殊不衰至冬感疾
即沉困忽呼家人使備茶湯曰董教授來見我怪問之曰醇父
也俄與喏諾應答次日復然時：若與之語人問何在指在杖
曰正坐于此他報我後日午時當去可造齋食一分先遣之家
人知其與鬼從事毛髮森卓不勝憂怖明日索浴治具于房婢
以果愚圍之吳曰何用曰恐為隙風所搏笑曰到復怕風耶浴
畢着衣冠扶入後堂辭家廟出命設酒與妻李氏并子侄叙別
有數妾猶令歌詞仍隨聲應和酒五行罷席自書治命首言不
得廢本族義學次經理家政末乃嫁遺諸妾遠近厚薄槩然有
倫但每書及妾名輒汪然長慟凡盡數紙放筆昏：睡迨醒及
若見董來尤數訶之曰醇父先生且莫要炒人且令先着發了
展轉經夕命僕探時辰及午果卒其壽不登六十為可惜也

管城刺史

贛州寧都人管城少年時祈夢於鬱孤臺神祠夜有呼其姓名
者曰西舉贛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偕父舉魁選自以為必高

選且云古之刺史即今之郡守寒儒如此是矣已乃下第遂快
快成心病十年後因登廁墜而死所謂刺史者蓋廁死若禿舌
人語音云

鄒狀元書夢

秦寧鄒景初應龍為士人時詣大乾廟焚香其夕夢到一處拾
錢一堆撒滿地而才得二十五文而止意甚少傍人云鄒武解
額二十六名若更得一錢便為殿脚矣慶元乙卯秋試遂占第
二說者曰此居二十五人之上夢已驗矣次年春乃魁天下武
者賀白錢上有元字狀元之謂也君以壬辰年恰二十五歲尤
為的確可誇他人神告不如是之切也鄒自書其事以告南城
友人危微云

賴山人水城

臨川羅彥章酷信風水有闍中賴先知山人者長於水城之
漂泊無家一意嗜酒羅敬愛而延館之會喪妻命卜地得一
其穴前小澗水三道平流唯第三道不過身而徑入田賴笑曰
佳哉此三級狀元城也恨第三不長若子孫它年策試正可殿
前榜眼耳其子邦俊挾十三歲兒在傍立柎其頂而顧賴曰足
矣足矣若得狀元身邊過也得所謂兒者春伯樞密也年二十
有六廷唱為第二人賴竟沒於羅氏水城文字雖存莫有得其
訣者

鄧生畏蘿蔔

南城鄧椿年温伯左丞諸孫也少時甚畏蘿蔔見必呼啼釘釘
間有之則怖而走父母疑為人所赫致然長而益甚一堂之上
苟觀之即不能坐或招之飯於蔬茹間置之者遽捨而歸及老

田園亘阡陌每出刈莊好精意檢校佃僕桀然者陽遺一二於此若打併不能盡者才望見怒罵而去雖值陰晦暮夜亦不肯留謂彼家多蓄是物慮再逢之爾至今其家祭祀不敢復用其孫約娶黃日新昏故知之為詳

馮氏陰禍

撫民馮四五家貧不能活逃于宜黃携妻及六子往投大姓得田耕作遂力農治園經二十年紅者亦娶婦生涯近給諸子壯悍有力縣人憚之賊第五子姦盜事敗捕囚獄戶斫杖刺鏹全家逐出境第六子瘍發於股積歲不愈先是老馮訪災各於郡中黃翁卜肆黃曰嗟乎奈何汝家前世湯火公事方作而鬼守伺門庭雖謹之不及矣若犬生而黑龍狗是其禍時它非吾所知也老馮自是戚之無生意密告人曰黃翁之卦一何神耶

吾亡父存日以陶治為主嘗貸二客紗帛二十千約日償值及期不肯與客詣窰所倡之其處狐僻無人煙因爭忿之際父率同役者共擊殺之納戶於窰內而縱火焉氓為灰燼外無知者後父以壽終不料報乃在此明年所畜黑狗生兩雄雖極惡之然不敢殺又半年訟事起醫病以瘍者為鬼射無治法一日閉戶盡臥見二人持竹筒攜籠入極畏之家人在遠不可救一人登床以籠置瘡上痛貫心髓未幾自縊馮妻繼之第三第四子復犯盜黥徒一家狼狽星散老馮行乞於路求死不能距其父戕客事四十年論者謂函德本於馮父既獲善終而其殃洽乃延諸孫豈報亦為迂徐委曲而訖無善脫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信夫

涂氏井龍

宜黃巨室涂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五子一孫家法整、長子大經次大節卿貢入京師居上庠其宅元有大井在厨傍一日婢晨興汲桶墜於內取它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舍迨於七八若有物從中掣搦者走白主母母以為妄惑將杖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欄探首見一物頭角疑然乃龍也中有重霧出氣滃然微但覺腥穢急奔避之一家危栗幾無所容遽施錦被覆井口而邀旗昌觀道士醮謝里閭稍知之莫敢來視有膽勇男子竊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之震動次夜乃潛跡不出水平如初後兩月始舍淘浚入桶具存悉已片裂而井之境無所增又一年二子皆及第並終於朝奉即時人稱大經曰大朝奉大節曰小朝奉濟生受官封四子大任續亦登科第但任不通顯

雷擊丘十六

慶元四年四月八日建昌南城境內地名袁湖大安橋農夫丘十六與黃五黃六六輩人相同種稻忽大雷雨作黑暗不辯人丘十六者為黃衣長人擒去就如打擊黃六見之不知為雷神向前救護別一黃衣人縛其兩手置之地又有以椎棒其左股者同行例遭箠或中其腰或中其臂少頃雷去煙收丘十六已死鬚髮燒盡布衫袴皆破裂獨視不動腦裏穿小穴左脇有字黃六縛痕十日外猶不沒餘人被箠處傷跡儼然唯黃五平日癡鈍憨朴未嘗有分毫惡行是時如夢寂然無所知亦無所覩歸家之後亦無患苦云

饒次魏后土詩

臨川饒次魏居于彭原乞夢於郡后土廟詩詩六聯云銅爐栢

予香初熟紙帳梅花夢易闌珠自負以為大吉也轉告朋儔多疑紙帳旁闌之語不得為佳兆慶元乙卯秋試罷入市置得句容銅香爐一枚歸即適有僧餉以栢子香室初冬早梅開自折花一枝置書室與同志祝季明飲玩且即爐中焚香微為酒困醉眠紙帳次日不疾而卒

三井中竹木

南城陂頭士人崔椿慶元元年築宅鑿石為墓深數尺於石中得一桃核取視之應手為塵而散及將開井日者云宜就屋之角崔嫌與屋大近欲遠之日者持不可至施工不見泉源過三丈乃古井也細驗之蓋古昔田中之古井以竹為籬闌尚宛然竹但微爛而闌之堅不可折其內有破盃及飲水盞汙汚之類存焉此邦向未初無洪水之變而桑田改更如此又建昌城內

驛前紹興間富家創旅店其處無井穿穴過四丈得古陂牙木牙木者兩木鑿竅相受以為固也臨川烏頰人亦因掘井有橫木枝葉猶存上有小柿數顆蓋柿樹也三者均為甚異非復智慮所能測度云

普明寺新井

南豐普明寺欲開新井僧議就大殿前廷中匠人能相地脉堅執云當於東偏東側水盛西則少僧不聽自用初說下故土夫許匠疾呼令挽上問之戰灼甚久始能言云直下有聲如數百面鼓殆不可致力僧添賞幣復強之匠曰茲生平生未覩必有怪變今不待已宜以長繩束我腰使四壯夫緊持或有急須速掣起僧從之匠不再還椎木水涌出僅脫死俄水平井面雜以它異雖不盈溢而動泛不常時而覺微減旋似湍不可禦寺之

人爭走登山唯一僧頑然弗怖取盞汲飲味與常泉不殊測之
以篙凡三接不到底其中樓東皆空洞獨向西似少礙次日僧
衆見屋宇如故乃散還井水常滿不敢汲又不散塞十年後漲
沙仍復窒合故址尚存其地名壩窟坪邦之識者謂茲去大江
絕遠且無支港得非下通河眼乎若徇匠言就東偏則寺終洪
流矣吁可畏哉

南城毛道人

南城毛道人者不得其名少年不娶父母既終幡然遠引三十
年後方還鄉眸子炯然往來寄宿它舍全不事生業亦無所長
每為人慢易蓋有師之者其誨受之訣不過熊經鳥伸之術而
已寡言笑人待以飲膳無論多少輒盡飲至斗畧無宿醒屢同
客夜坐一伸欠則光自其口出富家慕道者往造之無一言與

之善者怪而問焉應曰吾慕覓之腸何能陪膏梁之腹與讀書
人掉書語執其意乃深拒之耳慶元四年正月九日生亡於南
豐逆旅迨焚化時骨皆連環不斷仍得一物如錢大色白如玉
雪堅而瑩隱然通明有人形跣跌而生旋空於縣蟠龍岡老吏
余生寶藏其骨全類舍利匾如棋子而輝采鏗人生時自言因
到濟北遇異人授裂維其成汗之法鍊為丹可療傳尸房瘵今
郡人唯立子安得之子之父六七十歲矣云壯年固識之顏壯
其如此今日殆過百歲云

吳蔡棺異

吳蔡撫州士人也少預鄉薦而失意不偶其父亡既得吉卜風
水家謂年歲不利姑就營中別擇一方向佳處寄菴越二年乃
克窆柩尾正生芝草九莖各長四五寸色深黃下尚軟才見風

則堅如木色變紫與世間所產者一同吳仲樞為作記夸誦其
瑞然三年復蔡用特恩拜命卒於湖北總領所南城蔡彥超妻
徐氏以八月死番三夕面貌如生及建二七齊一婢報棺熱如
火炙蔡未信走往視之溫々然如暴於日中四隅及尾盡尔唯
槐頭則否及驗之靈几尾倚卓供祭其冷自若抵暮始一切復
常此家夫婦元未嘗學佛也

楚州方夫子

楚州方夫子者一僧也只着布直撮莫能知其紀年人疑其少
嘗為儒流故稱夫子不火食亦不寄宿宮寺人煙之處但往神
墟社廟棲止求見之者不可蹤跡他人死生禍福值其肯言無
不響合然不可扣未嘗從人覓錢而腰間不乏敬事者擬行親
近輒漠然不接問乎一人作揖與語不出一年非死即大病或

欣然邀客入酒壚對酌客自喜可遇然被禍尤速度其意務與
世俗絕而已丁承信者家富貴候於衆中挽之招飲酒鮮香已
出一物使食形如脯非魚非肉莫可名狀洎探錢償酒直則皆
市中日日用者臨出指其背曰汝強汝強丁歸過大澤見巨魚
困落淺沙間其長數尺不能運丁乘醉投刃搵之不動乃呼少
年多力者共斃之凡三十五輩剖其內暴而為腊其味蓋似酒
壚所食者重千斤一肉節可作春白下蓋自託使氣雄里閭
未半歲病死彼三十五人相繼死無遺陳敏為郡守備禮迎請
屢矣掉首不顧一日樓樓快事忽醉罵而入閤卒不敢逼陳問
為誰典客以告陳曰吾好招之不至今敢尔命捧至前愈遭罵
叱陳大怒即枷項送獄仍令虞兵尾其後聽所言但云這賊收
禁我看天火燒了你屋候兵不敢隱其以白陳笑曰無傷也狂

子已諾我乎候火燒吾居却放汝甫明日家僕自石城來問鄉里事續曰平姑無他只宅上少遺漏搗訪其詳則云廬舍盡矣乃嘆曰方夫子真神人乎爭釋械引上具公服得展禮又大罵而去建寧劉子禮朱元晦熹妻兄也能傳其事不知今存否如何准楚去來者未嘗言之當更審實

楚州陳道人

楚州又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員外郎當任子年二十多讀書不肯受蔭忽若發狂矣家頗富不可拘束遂乞丐道塗經數年日夕臥於堰岸牛泥中或識其家世捐金施之一飽竟即施於人當寒雪永夜鼻息如鳴鼓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也又數年稍泄其機頃額常有氣騰上或問之曰勿問但以未炊烝餲置吾頂少頃則通熟可食驗之而信已而不復泥中臥性來自如建

寧劉思恭舊見之淳熙間再見則在他所扣其說曰吾所為惱丹不居泥淖是居殆無所容又扣為何丹不答而走劉將曰與約明日更瞻禮曰不須爾第山劉蓑衣來謁方夫子吾為引道顧劉曰子值老鼠則生矣恍不曉所謂時正初夏及六月得下泄病幾死者三四絲延過冬至方瘳始悟鼠生之證然深自關匿唯恐姓名章徹於外一淮漕獨敬之漕無子訪之作禮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續二者孰可指小姬曰此是已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潑性氣漕受教唯謹官僚過失曲意掩覆踰歲果泮男不勝喜即遣吏齎沉香一斤并銀絹往謝吏跪致漕意陳頰眉良久曰不濟事了悉却不納吏強藝香而去使寄聲曰吾向來所寄如何而乃頑心不改吏曰運使主善人那泮性氣之失歸至真州嬰孫已不育吏以實告漕動色拊几曰神

我先生之言也神我先生之言也僚屬聞而疑焉漕曰謀郡奏
罷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特幕官譖之爾其人性剛
又家貧無以歸遂死於路亡子生之夕夢就吾榻而同寢怒而
逐之擊以笏遽起入後房夢覺聆人語聲則兒生矣蓋寃魂示
化也嗚呼神矣我今尚無恙

聶伯茂錢鶴

臨川聶伯茂樞密昌之侄也為人端良朴厚善作詩字畫甚工
家新脩厠屋畢加以飾既晚登之忽一錢從上墜正中其額念
泥飾堅密何自致心切異焉錢表裏光新可愛故携下以示家
人方傳玩擬議間一白鶴自外飛入其懷因撲溺之付兒童飼
養甚為馴狎然莫明其兆祥未幾病腹下氣盡而城如覆盆積
日不差僅餘年而卒之夜鬼環其居嗚呼聶枕上聞之屢與
婢明燈迨其絕乃已吉人遭此無妄之禍天理安在哉前十年
妾康奴生一子而妾兄弟皆有瘵疾一日正搗帛若有報者云
汝弟已死回顧無人但一物條入咽喉間須臾吐鮮血數口而
死

劉氏柱乳

建昌城內食巷劉僦家因慶元元年火災燬其故廬二年夏悉
力重創廳事忽東主柱一柱中作黃牛乳運聲不絕者三日僦
招精於信會者二十人繞而誦金光明經亦不止又三日乃寂
然俄而喪子且無孫雖居處但成僅伶俜一身而已

懶愚道人

金谿女子何氏名師顯其父亡母嫁邑士董天進之子董登科
通判饒州將就辱與其夫約已有四女若復然當溺女是夕董

妻夢神人來抱一玉天尊入兒婦房為犬所吠至傷神人極力
訶叱且拜謝驕蹇良久重揭被推枕呼挽之口中猶喋喋稱不
敢徐能道所見望廟下有燈燭火且人事嘈雜董疑外間有警
足不及履下床知婦婉身問男耶女耶無應者妻心訝焉趣詣
其室則已在水盆內用物覆其上矣急取之且責其子謝曰實
以多女恐為大人累於是舉之才十四歲嫁臨川饒氏祖母已
歿父至貧奩裝車薄晝躬爨滌夜讀書史仍勉夫以學好作詩
未嘗自露至五十寡居端靜不與人接過六十一後始見親姻
嘗自叙云韞道人居室前有一木盤珊澗落每恨不識其名訪
諸梓人梓人曰此懶愚樹也俗謂之懶由樹外堅內虛不中經
墨道人笑曰此真與我同遂榜其室曰懶愚因以自表仍賦古
風一篇云君不見南嶽懶殘師狂啖殘食粥涕任垂願懶為
俗人拭又不見愚溪子柳子堂之古遺直子以愚溪山名其
其德二子真吾師欲見不可得唯有懶愚樹終日對顏色齊感
勤讀書輪扁巧斲輪勤巧動心志何如懶愚真衰年髮已皤行
少坐時多亦欲微動巧此奈懶愚何許深甫主撫學道人孫婿
黃日新將赴席下作序送之訓以懷仁輔義立身行道報國榮
親之說凡著詩文四十卷陳孺漢卿葉伯益皆為撰序享壽八
十六而終

胡原仲白鵬詩

建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番中塗夜夢對白鵬而
賦長篇既覺但能記四句云惟餘虛名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
舜世終若此鳥關念之不樂且起為同塗士友言以為方從事
科取而得此詩前岐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為汲汲哂笑

也諸友強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用趙簡公薦詔召之辭以母老乃補官就於教授本州誥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後悅悟前語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理司直秘書省正字引老丐歸特改京秩與祠祿後以壽終

兩黃開登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因累舉免解而以紹熙癸丑登科調湖口主簿次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析夢于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折兩朶黃花擘。開寤而大喜欲改名擘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符欲為開又惡犯南城夢高他日慮將蹭蹬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里居聞夢高不祿心大惡之每書名只作閻字至丁巳之冬亦卒有圖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朶黃花擘。開者華而不實之意也神其戲之耳初南昌李大異伯珍與夢高為契舊時為省第參詳見其預選深為之賀及隨郡往謝李遽出迎呼曰何為有兩子張夢高應曰只緣有陳驚坐衆皆大噓初拆封日主司疑建昌兩黃開且皆善義欲其一已而闕家狀見竟舉於舉之異乃止文士所書不詳

項山雜

撫州金谿縣項山寺去江不遠六十年前有野雉甚大迥與同類別人或見之亦不疾走疑為神物相成勿得犯觀玩之久日以狎習樵牧有貪者復懷禱射之念然才過之輒翔去以是益異之忽僵死叢草間童兒亦不敢取食隔宿就視頭已化蛇持未開眼見者悚懼却退漸并其身成全蛇衆共逐之入一穴。中泉出如涌二歲穴浸大歲。益濶每出遊戲於林葛中而食

木葉歷二十年穴廣可容人自是不復得見一日雷雨大作山裂發洪滔之漫流與寺前大江合寺之人見驚波中一蛇龐如梁柱躍赴江畔民居頗遭溺水定之後衆僧過往視之其穴則摧塌矣

呂仲及前程

呂企中仲及少孤貧漂轉建昌雖已受蔭得官而三十歲時患風淫疾又之小愈適閩僧張聖者編置到彼別有張無二者從學焉超然有所悟能信口談人禍福二張同寓太平寺游天間慶觀無二自言嘗任州通判弁而入道然莫可稽詰士大夫多就謁呂亦徃得其所書鎮淮兩字曰君見此則發迹更無它言呂四十五歲始改京官作邑宰會虜寇犯江方軍興之際幾以乏為主師所戮已引立皂旗下仰望其人物之雄偉間為家人

知其文靖公後裔遂宥之逐虜退論賞之或邊郡為運使所知檄攝盱眙至治所見官舍鎮淮堂大喜自負有屯駐軍與北鄙結約期以後日四更作亂相應呂密知之而念日已逼告不及於事又非郡兵可制乃呼直更卒故巡更點倍於常夕甫三鼓樵鼓鳴角北人疑屯兵畔已遂解散厥謀徐獲唱禍者兩輩立斬之諸司奏聞給事中王日嚴薦達甚力連加擢用四持節七典藩位至秘閣脩撰張無二之先知為有神也

趙希哲司法

宗子希哲字行之居建昌娶南城董宗安之女獲漕試之解旋該紹熙覃息出官初調某主簿利心忽起妾以他事離其妻再娶富室周氏大獲粧奩興化軍司法恃次未上妻之妾諫告曰汝當致位侍從緣休妻非其罪今望前程亦難矣寤而自悔乃

既舍於董宅之側挈周并三子居之時宗安已亡仍拜堂拜母
曲意講驩如舊日將以全相好而消罪譴也復通家往還始與
密友鄧景文說前夢然業已如是故妻又更遷郴縣令韓範無
可奈何常悵之不樂慶元戊子年二月之任財踰月而抱疾以
月不四起方困頓時遣呼其弟蓮城尉於鄉里將以後事付託
既行其妻母於黃昏之際見希哲著白道服方琴頂巾如平日
結束大駭急報其女曰十七伯却在在外奔出視之無見矣越數
日函問至壽止四十餘

楊抽馬卦影

楊抽馬卦象言人死生吉凶貴賤壽夭往來若神予書已數見
之但志其大者至於微細眇末居會宴止亦未常不前定於累
年之外茲不憚屢書使人知方事之固然不必營開方問也北

客郭大夫為四川制置司幹官捐三十千問二十年休咎最後
一詩云第一莫忤邊德明宅時定與汝為鄰郭晚得東南郡守
挈家待次于無錫縣買屋于葑子橋即詢四鄰姓氏果有新建
昌邊通判捧次謁之扣其子則德明也洒然駭異自是相與如
兄弟乃知數椽之室邈在異方亦不能逃定數如此邊名察常
州人梁榜登第黃齊賢為之館客親聆其語齊賢常至及州太
守方崧卿召飯同會者臨江劉聞詩劉以趙從善作守時在館
舍因言趙頃得楊生流年狀至是歲詩云青原臺上好廬陵更
招館舍是彭城可謂神異觀此兩者之驗况其大者乎

劉樞幹得法

衢州劉樞幹者本一書生少年游京師曾處沈允用給事館第
遇異僧過而相之識其功名無成而眸子碧色堪入鬼道欣然
夷堅志

授以卦影妙術勉而受之又一客為傳天心正法亦姑受之其
進取之氣方銳所懷蓋不在此離亂南還及蒲博飲酒窮悴日
甚乃習持正法治妖魅著聲韓子師遭奇崇撓膳彌年巫覡百
計弗效召劉視之曰易事爾語出宿書院盡屏姬妾約一夕即
無恙其家從其說申正任肆中以夜行法戒重奴曰緊闔戶候
聞鈴聲至則啟之而盡滅燈燭既振鈴入戶復閉之忽光景滿
室病者見五通神着銷金黃袍騎道而去劉出病者酣寢及旦
延洒然如常人即使反舍一家喜敬不可言排比宴席稅番五
日乃備禮酌醖遺貨幣直三百萬臨別令兩美人捧金鍾為壽
飲訖悉用為贈又餉一駿馬劉醉中乘馬兩妾騎於前懷其鍾
及鞵重數擔道且聚觀咨羨歎息劉大過所望深恨行法之晚
自取流落行未十里失轡顛墜左臂腕折呻吟不能進歛然省

悟急遣告韓易肩輿歸其妻與馬痛臥餘歲囊金單盡乃愈此
臂竟攤緩因自答傳法之亡令勿泚受財今犯戒招譴宜也遂
罷其術而無以衣食始售卦影懣人識其本原不肯從之念無
以致人之信假故舊閑館別游之地不授錢未者與之卜然後
所言日驗踵門漸多復還通陸置肆奇中非一遠近錄傳邦人
何如聽習書義居上庠暫歸鄉里劉往見自為筮之其詩曰中
興天子大如日詔書速下搜群賢重稽古復稽古
第篇時紹興壬午春月也及秋薦宋孝宗已即位御名與第一
句大如日符合目用其兆擬作首篇義題若稽古帝堯若稽古
帝舜果登科自此門庭如市納卦錢連日而不泚入其手一官
人赴吏部調選來求筮詩中云踏上逢王大鞭馬速走過畧不
可解豎注擬西歸行抵銅廬石欄險絕遽內迫峻嶺外臨湍流

匹馬獨驅行李在後逢故僕王大拜於前猛思影象之語曰渠雖曾為奴隸御之無恩以故辭去茲無謂而來又安知不乘不測以擗我不待其起加鞭亟過幾踐其首僕既不獲成拜復追及問曰官人受得何處差遣猶憂畏未及對白晝無雲忽有聲如雷起自山脊對于淵蓋一方丈巨石若碓磨而下正在恰來僕拜處使或少頃史主僕皆為泥矣於是喚回王大話其異相向而泣又士人某有弟任處州教授是歲大比七月中第書報母病急來占畫一城開四門中作一殿之上兩倚御坐殿下一射梁元不及所問大畧士人雖奔往處州母已平復而歸赴舉場度已後期計會赴轉運司試乃堯舜關四門賊虎侯詩郡人鄭元禮以三十千占平生內一年者云忽見池塘春草青不軒句處也軒句一重喜了一重喜此際切名定有成鄭居城門下

門前一池方廣二丈許施板為閣道數丈然後可出入積水所瀦極為汙穢盛春臭不可聞一歲忽清泚徹底其中藻荇忽然染家至就以滌浴纈帛皆古未之有是年秋長子夢得與鄉薦次子昉試上庠用春秋首冠明年南省復為經魁衛涇榜第四早擢第池再濁如初其淵妙如是然或全年櫟筮無一應者元禮疑而問焉對曰此係一時神將靈否如何爾一時之中又每時換易若值直者明了即報事通神值其昏昧則妄言矣仍曰若來報丁寧輟現形於帟上或案上或衣袖上吾亦不曉第依而筆之無所容已意若神影不現乃自據卦爻推演而畫之爾故宜有不驗劉此段尋常不泄於人茲其所秘也黃齊賢與鄰氏父子至交得問其說紹熙四年劉下世壽至九十今厥子若孫尚襲其名然不見遠矣

沈承務紫姑

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也世但以箕帚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不過如是有以木手作黑字者固已甚異而衢人沈生之術特為聽其法從占者各自書心疏仍自緘封用印蠟亦可沈漫不知既至當門焚褚鏹而禱沈居武雉營門無廳事只直頭屋一間偏皆夾小室僅容膝供神九位標曰侍御王虛貞人太乙真人南華真人之類先焚疏畢乃入室中磨墨濡毫展幅紙於案來者又增粘白紙成卷而實緘之多至四十幅沈接置於硯傍而出雖垂簾不知糊飾了然可觀沈同客坐伺於外少則聞放筆聲共入視財有類字只是報真人名稱為何神又坐食頃復放筆然後取其書上有訖字皆滿墨迹未乾凡所謁無不報但每問弗許過三章錢止三百五十文可謂怪之奇之矣無用論其或中或否也東陽陳亮同父以殺人坐獄鞫於衢前者數翻成款最後秀州一尉來尉少年喜立事偏取承服其勞懼甚敬扣神之太書曰無憂當登第然須經獄始明子奔訴闕下得移大理訖以無罪釋放後二年廷對魁天下黃齋賢求占許以奮發至問其父則曰宜保六七之年恐有大厄盍佩吾符再炷香進絰項之篆符四通筆勢飛動與世間擬議而畫者絕殊黃父生於己亥果終於甲寅如其大厄之語

建昌大寺塔

建昌大寺塔景德在廬市中有塔極壯聳中置泗州僧伽像甚著靈響張彥文尚書與子其允晉初預鄉薦皆禱之同游籤曰志遂登第去鄆八十里一村疇忽持萬錢踵寺門欲脩塔屋及

僧伽身上金僧問何為起此意曰近承貴寺命道者張公相訪其言屋摧敝仍雨漏損大聖臂膊故願結緣僧相顧驚愕云尤不曾遣人去徐思之相傳塔基張公乃所施豈非猶主土地之職乎方相率觀聖像其臂果因雨潰傷蓋墮蔽翳而外間但朝夕瞻仰焚香不及見也慶元三年監鎮府和旨樓葉洪迪功自他處挈其家求寓居四年四月以多雨傍屋兩簷壞其女愛護法七即告云汝儻自愛性命宜速從出此塔非久將死女覺不候旦竟以白父棄乃亟去塔果頽陷焉

夜見光景

江西徐相傳夜間有光景燁々發見者亦謂之鬼車人偶聞之頃及以穢物蒙眼近注視之則見其或丈夫或婦人形而非淮浙所謂九頭鳥者臨川劉彥立兄弟二人有母在堂一夕屋後松樹上圓光如日高去地二丈餘即之則晰共意其實也掘地深及泉無所覩乃至鄰室亦見之蒙眼見窺光中有一婦人衣裳可想像後黃齊賢告劉氏坐語夜深值雨乃退從僕奔告言恰未幾被一物赫殺一箇日頭忽起從前山高出三丈所照草木皆可辨只此色間色赤耳兩至始沒劉甚以為懼未一歲而忘黃鄰居蔡家之僕亦曾見如日夜出色炎如火附於地大吠逐之光擦地避隱而止於其側曾氏之門移時乃消滅蔡氏明日掘之正得一石末年曾喪母此光不祥之兆見於此云

童氏金鴨

南城童夢弼宗說教授自其上祖因浴於水濱忽見一物如飛蛾從空而下試引手撲之而獲形狀似金鴨不能動時已近暮歸而燭之黃金所為色大如人拇指而羽翮纖悉畢備神采偃

真混然天成略無凋刻人力亟緘于笥寶藏之寘諸枕席之上三日啟視其尻乃金屑蓋遺糞也大異之自是數日輟一掃取積之益久持貨于肆皆紫磨上色得價多於常品家賞賴以析盛至錢流地上傳之累代及子孫分拆一位拈得之偶子婦半夜生男感熱疾醫者急欲生金煎湯下藥姑喜於得孫謂釵釧金不潔不可用於是煮金鴨挹其湯既一經火不復有糞其家亦浸以衰削今飲湯之兒猶在貧無置錐矣鴨失所在

張三店女子

建昌南城坊羊馬城下民李七捨故居徙寓函廳後張二客邸樓房安止慶元三年六月十日夜歸見房門半掩覩一女子着單衣穿鞋而不襪李驚疑之際女頰怒曰汝若不相容我便呼廂足証汝以誘引之罪李惧曰敢不唯命是聽良久笑語無間

始云我只鄰舍家女子年二十九歲良人遊宦不歸聞死於隆興父母知之畧不以為意不免自出願尋夫力前去審訪不憤識路遲回抵此夜色既闌故不可及舍就此借宿得乎李諾之即登牀並寢過五鼓穿牖而去明夕復從屋而下以瓦不損李怪問是何女婦所為曰我家本微薄亦曾去從踏之為踏索枝所以習熟對汝豈應復羞夜携七十錢與李又次夜與絹一疋李感其惠第四夜挈酒一缶并脯腊令李飲而自不濡吻李強之曰幸能對酌不應獨醒乃一盡盃且云此是使酒極不易得命買菱角共食遂皆大醉困眠失曉女惶惑無措忽由窓隙中出若如裂帛震声李駭方知鬼魅遽白主人主人云我正訝樓之上何為此夜有婦人切之私語正擬奉告又恐做官方不科值此怪物汝去矣母汗我之好店舍李辭往它處取向所遺絹

償餽金乃芭蕉葉尔李愛女戰手叱罵曰汝真負心漢與我昵
比而盡以告人何也吾且治汝覺而神思潰不能飲喙景德
寺寓士趙十二官愍其昏鬼計造同等有業生曾遇至以授酒
法錄濟人頗多趙率李往下拜投懇業令隨口供狀餌以符使
納膳飲仍牒城隍司拘捕孽崇是夜四鼓李夢黃衣吏領劊子
十人押女子荷枷亦驅李同去見女容服如前而後有尾尚指
李大罵曰汝一何慘意劊子運鉄柱擊之約行二十里到城隍
廟衆趨入及階下傳呼曰李七狐娘分左右立有刀斧手夾殿
下黃巾力士紫衣功曹等人物甚盛俄頃紫袍金帶人升殿坐
蓬頭道者四輩侍李直自陳如初其主一人厲声云李七是生
人先放還野狐當死送獄訊勘施押出李正行間墜於岩石之
下憐而寤的之能記說自此漸甦挾旬始平復

洞霄龍供乳

餘坑洞霄宮昔有主首道士誠敬感誦度人經極著奇驗其側
則龍潭所在每就彼持念脩一老人從潭出詭白曰弟子即龍
王也每獲聽經文無任瞻仰但不敢輒前今所以顯身切有請
爾道士曰其說云何對曰師才到潭上則水府幽祗皆當起敬
不退殊不自安茲願只宴坐宮中不妨日課庶幾百靈泝以休
息若慈悲賜許當日供鮮乳二斤以充齋膳道士曰吾意豈在
斯謹奉王戒老人喜謝而隱潭上之役遂罷翌日厨僕報几案
間得乳兩片極新然莫測所從來未審堪食否道士云非汝所
能知宜以餉小師秤之果重二斤其後日日當然數年後忽失
約深訝之復誦經水次前老人再至曰乳乃世間物弟子忝為
龍神可以得之但塵凡中有欺瞞取羸餘者我則陰攝之此去

市戶董七者好舞秤權用十四兩作斤故即而掠取今其人出外厥人自主鋪業淳朴有守未曾罔利故無後可致乳道士嘆息不已謂之曰吾欲知其端倪恐身有以詔譴爾然則欺心事那可妄為吾誦經以增之亦亡益也遂周行郊關一意道人於善鄉宿至今尚能言之而忘其姓名及歲年矣前監鎮江和首務率生說

南山獨騎郎君

臨川村民張四二買芒掃帚一束凡四柄及開用之于中得小鑷蓋割禾所用者知為編帚人遺下取掛壁間迨夜輒有聲家人疑惡欲棄之張曰此不是殺人之具必非冤魄無乃鬼神憑託乎姑置之彼頃神堂內奉之唯謹始也烏之然少則旬之然旬日則哺之然云云然以可曉一二又數日悉能辨之間為誰

曰吾南山獨騎郎君也山神憐我巧言語又知人世事故遺報禍福於人初言明日某客送某物來鄰婦方孕言何時得子難而不危一切皆然漸之有持錢酒問事者居半年其門如市乃繪卷軸以應之益致為神族弟天祐造而謁焉持久之不應倦坐以持俄聲出天井中謝淹晉之過曰偶赴劉漢主飲席是以歸遲漢王者土人所祝小神非高皇帝也扣以訟事曰得勝仍有財又扣其二則云不可不若罷議苟妄動必敗已而盡然天祐置百錢而退呼曰中有沙毛錢五請易之天祐將去白曰聞神善謳願聽一唱先索錢與之三文乃謳其曲則傳刺梅花也天祐者曰能送我乎曰甚易作嚶之聲隨主半空一里許祐回首謝之曰仙童還矣乃祝其隨行而反如是四年忽告被別遂寂無聲張氏賴以小康用其鑷與常鑷考向所報答不

過村曠細銷不能知其他亦已怪矣

皮塲護葉生

皮塲在臨安西湖者其威靈不減汴都處州人葉生游國學賦性若癡昏而誠敬心事神竭力每月朔望必一往拜謁無間於寒暑雪風因省試下第無聊念歸而囊無一錢可動謂同舍曰吾窮困無策明當祈皮塲乞三萬錢衆相與嗤笑及還有喜色曰卜之杯瓊既許我矣明日當泐之衆曰如何送來曰殆不可知也明日兀坐薄晚有近郡太守倩鄰齋指名以百千招一習書者充館客其人亦以失利不肯行葉函往自獻鄰齋將付所迎之資但請借三十千約自鄉里省毋便到赴之遂符昨數皆以為偶然耳又須夫一力荷瞻復齋戒謝神之賜而申此請衆曰此豈難辨所患無錢既有之何必薦讀神祇拒不聽復禱

祠下亦有喜色臨東裝杳無其人迫於湖信令齋行衆曰此只可至江下柰渡江乏使何曰吾所恃唯神定非所慮長揖徑出至午僕回爭扣之僕曰葉上舍將上船恰一鄉人自江西來無回驛正與之是鄰人欣然隨去矣於是始異之後數日一同舍自越回乃與葉同舟者語士嘆曰神哉皮塲之靈獨私於彼是日到中流風雨驟作吹仆帆檣舟人窘束無措同載百人驚怖誦佛而葉熟昧不知也俄而風定檣正舟人云方危急時見金甲巨神伏劍坐於蓬上不審為誰所事實賴其陰助獲免傾覆爾葉竦然改容曰即吾香火所奉皮塲大王也繪軸見在吾筭適於夢寐中固觀之美臨川游祖武為前廊學錄親語其異

建昌寺塔影

寺塔形影之異傳記多論之唯建昌景德寺紹興元年者為可

怪其始也倒垂其地下但日色所映之處而已凡一寺之內隨屋壁方隅闊狹高低小大無不悉其不知具幾千萬也大抵物影伏日以成是日雖偏室隱戶僻陋之所太陽未嘗及者亦然至於餅罌甕盞盃盃沐几衣衾什器一切目所覩者布現不殊僧寺欣之以為佛亦大吉祥幾於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將必有興盛之兆乃募人施財作大佛事辦大齋設已而寂然無福無禍越三歲翻罹叛卒之厄城人死者十八九獨通判逃難塔上叛衆求之不得而飢餓絕食一老院子蒙其恩顧密知所在為求飲食踪跡獲焉又殺之因焚其塔而不能仆然則影魄之發露其凶至此識者云倒影之冷主下陵其上信矣哉

丘簡反魂

宜黃管下地名索富士人丘簡處邑中郭氏館舍夢為黃衣卒

所追即隨於行入大官府王者王冠赭袍坐於正殿卒声喏庭中云丘簡見到傍一吏叱問曰當追丘圓茲乃丘簡姓同名異如何妄追來速押去遂墜深坑中駭汗如濯乃覺為郭君道之蓋簡昔名圓意為幸脫鬼籍絕以自喜明夜復夢到作處一獄官捧文牘并殿奏云丘簡即故立圓今改名耳踰月抱病昇以歸不及至家而歿其再夢也見友人胡得一者在傍廳呼名寤而與人說時得一固無恙後百許日亦亡

徐知縣夢龍

宜黃徐正勝字士表登第為湘潭宰夔祖居坪上有黃龍飛騰過隔港地名鹿塘白茶乃止徐氏官族也士表覺而不懌覺夢示人曰坪上衣冠其絕乎白茶之地興矣次年四友策名正白茶一派終列大夫郡守十知縣繼之而坪上寂之至今四十二

年無入仕者

涂朝奉毆疫

涂大經朝奉初鄉薦入京行次半塗寓宿一寬宅舍館已定聞內間呻吟者非一鷹門者惟見一老翁執禮甚恭凡供需之物如屬縣之奉彼者心切疑焉問之方云其家病疫涂彷徨欲去顧天色已昏暮前程旅即有無遠近皆未可知而役僕橫叨犒飫深過所望交口泥其行勉強聽之而悵然曰吾其病死於道跼乎翁微聞之遽拜於前力挽番不使去仰而視曰秀才得非江西撫州人姓涂者乎荅之曰然念向者未嘗此來遠鄉之人安知吾姓氏始必得諸僕而佞我爾翁進曰吾官乃我家福星我家六十七口不幸一男自獄歸染囚疾今家衆已死三分之二獨老夫先病而甦昨夜忽夢數神道來相將辭去某試陽止

之神相顧曰不可居此矣明日有撫州涂朝奉來當急引避遂從早汛掃敝家以待果蒙賜臨幸為我小駐涂雖少自釋猶未之信及釋褐回再過之盡室迎謝所供益勤渠翁云從吾官宿此之後病臥者不藥而愈不敢忘涂始懋喜及轉至此官大加謙意竟如其說

陶氏疫鬼

宜黃詹慶者初業伶倫村人也家貧甚兄嫂稍贍慶不肯相容乃謀往郡下其居距城百五十里臨去乞米一升不獲行正而前既抵中適一官族高晏其夫婦皆善絲竹且並坐聽慶吹笛聆其過度一字工妙之極主婦至齏夫臂大叫曰奇哉自是以技得名漸益温飽取陶女為妻而贅居其家才一年陶室病疫慶晨興入厨見竈上兩異物狀如胡蝶而有衣裾適舉目外視

慶立觀之甚詳俄跳入窻而陶門多死慶獨無恙馴致富教子讀書且假儒衣冠而用子餘為字家衰矣

楊五三鬼

詹慶所居在樵城委巷中傍有剝剪工楊五三者善為擯相一夕天寒應奉大家相席歸已深夜仍被酒半夜炬滅暗行心惕惕然至兵馬司前見門外坎上群卒附火亟往投之相向炙手因仰頭伸欠頤羣卒皆無頭駭而走猶能提燈籠雨忽作又暗行咫尺千里遇負灌柿擔子者方歸猶有殘燈在擔喜而即之告以所覩方取籠中燈蓋就點其人亦無頭驚仆於地良久稍醒奔回家衣裳沾裂面目傷破僅能道鬼魅之狀旋復奄然越三日而死

湖北稜睜鬼

殺人祭祀之姦湖北最甚其鬼名曰稜睜神游官員士秀謂之聰明人一可當三師僧道士謂之備行人一可當二此外婦人及小兒則一而已建安劉思恭云福州一士少年登科未娶鄉人為湖北憲使多齋持金帛就臨安聘為婿士之父以貨茶筭為生只有此子聞之大喜即從之子歸拜親而禹卒八人車乘已至乃迎而西入境之日午炊于村店忽語其家僕曰此處山水之美吾鄉里安得而有之因縱步游行見古木陰森之下元設片石若以憇行人者即坐其上瞻觀咨嘆喜其氣象殊絕不忍捨去又顧回僕我在歌涼正愜適尔且先反候飯熟而來僕還至店飯已熟急趨之已失所在叫呼良久無應者走報輪兵仍挽店主人以俱主人变色搔首亟往宜搜游諸深山草莽之間靡之以索既割去其肝矣八卒兼程報憲驚動下令捕凶盜夷堅志

者端由自店主人及鄰里皆送獄訊掠多有至死者而獄不可
竟未忍白其父母鄰里累月後始知之同日自縊死此風浸淫
被于江西撫州村居人遺妻歸寧以所饋微薄不欲偕行而相
去不過五步道過深山然後出田間出則望見婦家矣夫候之
久而不出心疑其與男子姦疾走物色見歧徑鮮血點滴新殺
一婦人斫其頭去其肝衣服皆非所著者又趨而進遇兩婦人
面色蒼惶正著已妻之衣執而索之得妻頭於籠回告于官鞫
之其詞曰本欲得者肝爾首非所用也將弃之無人過之地而
滅跡焉遂窮其黨悉伏誅此類不勝紀今湖北鬼區官司盡以
除蕩不容有廟食木陰石片蓋其所也

化州妖凶巫

邊察德明終於化州守其子嵯縣主簿沂從黃齊賢學嘗談化

州之俗妖民善呪逢人食肉而呪之則滿腹皆成生肉食果菜
而呪之則皆生菓菜徐、張塞必死雖守貳或不免故一歲之
中公會絕少動輒斫送然罹其禍者亦可解及呪婦人生產則
無法可防儻食牛肉而就辱則生牛兒有待訟於州指名某凶
所為邊命捕逮禁鞠凶子答欵曰人不應生牛是其家不積陰
德為惡神所譴爾遂妄供數家獄官知其為而無可柰何邊會
甚慣其病卒又墟落一巫能禁人生魂使之即病通與鄰人爭
田石龍縣宰如其右將殺之既嚴捕入獄即竟頭痛甚疑而思
之宰固連吏不為沮止怕首坐獄戶自鞠訊不勝痛始承服云
囚來時已收係知縣生魂於法院盛之以正焚之以湯申之以
符見在法坐宰即押巫出城三十里抵其居視之而信下著姓
名生年日月目給之曰汝速解之吾釋汝巫禹步雷声俄頃宰

脫然所患如失姑就其賞貨了不以削意畢事將反更白言彼處一小室婦女以死守之意必有物宰翻然再入破其鎖中才容膝秉燭四照所畫鬼神怪世所絕未觀蓋所謂法院也婦人又損身遮障爭一小篋吏奪而取之正其秘法宰界諸火巫死於獄一邑之人更相喜賀云前書荆南妖巫始末頗相類

漳士食蠱墓

漳州一士人負氣壯猛謂天下無可畏之事人自怯耳每恨無鬼神于我以試其勇嘗同數友出次村落見精帛包物地上皆莫敢正視士獨笑曰吾正負何得取對衆故之於數匹絹內貯白金三大笏更一蟲如蝦蟇祝之曰汝蠱毒自去吾所欲者銀絹爾既持歸家人皆大哭曰禍至無日矣士曰吾自當之不以累汝是夜升榻有二青墓大如周歲兒先据席上士正念無

以侑酒運椎敲殺之家人又哭士欣然割而煮食乃就寢醉境晏然明夜又有墓十餘小於前復烹之又明夜出三十枚夕々增多而益以减小最後遂滿屋充塞不可勝食至暮工埋于野膽氣益振一月後乃絕士笑曰蠱毒之靈止于是乎妻請多買刺蝟防墓出則必搜塚士曰我即刺蝟也尚何求哉其家竟亦妥帖識者美之

右三事亦黃齋賢所傳

黃子由魁夢

黃子由未第時以淳熙二年六月十一日夢至大廷下手進文字一軸須臾得旨云文氣不甚驕可擢為第一衛士在傍者摘之曰謝恩謝恩合要笏既當即為之覺而悉能尋憶密志於策未嘗語人後六年過省與同舍生福唐潘洵赴廷對始顧之曰此與向夢中所覩不小異潘趨就席卷聖未暇質其詳晚出乃

詢之且曰子由之平時得夢無一不應比曾感兆否方答以二
年所云雖未知入何甲竊科必忝甲首潘賀曰要笏記叙謝那
大魁不足當之及唱名果為第一倉卒間即用笏作笏記不易
一字潘今為鉅陸宰任孫偲作丞聞其說

醉客賦詩

德興新營士人張德象字德章淳熙十一年省場失利就起大
學補試小留旅邸以待榜出嘗與二友生夜詣市訪卜因入肆
沽酒三升對月清飲俄一客落拓跌宕造前曰能與一盃惠我
否張見其已大醉答曰甚好取盃滿酌置几上戲之曰觀吾人
姿貌定不庸俗能賦一詩然後盡此乎客披襟不辭且請命韻
張正欲困以險韻笑曰只用春字隨即高吟一絕曰行盡蓬萊
弱水源今朝忍渴過崑崙興來莫問酒中聖且把金杯和月吞
舉杯一吸而盡方驕嘆其雄新出迹之無見矣張悟為神仙者
流恨交臂不能識也為之恨經日德章以恩科得官為筠州新
昌尉皋之侄攝邑得其語

黃炎司法

金谿黃炎晦叔嘗以盛夏詣族叔家叔晝寢夢人報云司法在
書院寤而視之則炎亦假寐俟其睡起乃以告之炎時為布衣
進取碌々望一官稱甚難私用自喜已而預淳熙丙午鄉薦丁
未權第緣殿試在五甲迨全中注安建尉丁憂制不克上庚戌
除服再調南雄州法曹叔聞之悄然不樂慮其前程但止此又
四年臨當赴官而卒炎頃歲占卜於劉樞幹劉畫一綠衣官人
傍有錢兩梁初莫能測後因友生薦引達於江西運使林正甫
使俾攝新建尉方兩月而直尉到所獲俸金正應兩梁之兆可
夷堅志

謂薄命矣

范十五遇鬼

新城民范十五常為張暘叔提刑家僕慶元二年二月因事至縣境之石灘與舊同列兩人遇鬧歷歲問勞如平生少焉悟其已死語之曰爾輩去世已久何為尚在此我白晝見鬼得無不祥乎兩人同應曰烏有是事我自浮泊外州因循未還尔奈何妄信人言謗我已死遂從索酒曰汝既有錢合做小主人待我可驗故人之情范探懷中恰有錢二百即就道遣歐茂材秀才店沽酒歐與范相識訝其獨來而須三飲器猶意必有所待及杯行范參酌三器向空拱揖歐始驚怪正色叱之曰范十五豈非遭魘魅所惑耶而乃狂蹶如此范瞿然猛省恍如夢覺兩容不知所所在矣歸舍臥病彌月而愈

續仙臺道人

三庚記仙臺觀道人事阜之位所傳猶有未盡者云彼道人從知觀賴子儀假館子儀領畧命治一室處之閒其鄉里姓氏曰貧子是西川打底州縣人姓回自少放浪幾半天下今老矣問年今幾何曰八十一遂揖令就憇曰詣市乞錢旋散與童兒未嘗輒蓄出則群兒環繞因與鄧道者定交常倩鄧取湯洗面至則滌濯浣沐垢膩滿盃使鄧飲之鄧撫不潔覆于地但聞盃與地皆郁然有異香鄧愚蒙人也殊不少悟及冬月道衆赴人家夜醮獨鄧守舍中夕後道人在隔房大叫鄧道童急來救我一條蜈蚣長可二丈我已遭痛咬了鄧聽其說而不敢往衆婦問訊果為所傷以是歲十二月十五日死在彼恰滿六月既於席下得所費錢三語見共嘆其異且計此日展山不畱一錢那復有

此其人當是神仙高士仍自通姓回觀中人非仙子故不值遇
彼豈真死哉殆尸解耳因發其棺上得白石三枚初到時携一
杖一笠自隨及其沒也人為挂於壁間經年半別又一道人來
邀鄧童為雲水之侶辭以倦游其人徑戴笠策杖不告而去鄧
亦享壽八十四南康丞呂伯固聞於賴希真

葉熙績

照州守葉大夫氏極次子熙績一生未嘗學問其於場屋功名
事視如胡越然紹熙五年春忽夢就建昌軍學補試中第一百
名覺而私怪焉以為身不讀書何由得此又方料理故父致仕
遺澤為姻戚道此夢以資笑端及秋乃為小吏雷宣刺刃而死
所居隸新城尉來檢屍正用提點刑獄司發下印本格目實係
第一百紙人事休咎羨惡夫豈偶然

錢妾端端

南豐寓客錢肅之侍郎蓋之子也任至南安守侍妾端端以美
艷擅愛不幸盛年夭沒歛葬于郭外金繩寺側久之邑胥艾敦
者忽正晝值之於縣市治容像飭笑揖問訊而不知為誰家人
漫邀與語遂合焉夜則同寢情好諧洽宛如伉儷艾切自慶謂
生來無此福分也但形軀自此枯槁殆於骨立父母憂之扣其
所由得病具以實對一日正偶坐家人排闥入其室迫逐之艾
携端手急奔竄投金繩山中端倏隱於墓艾不能繼眾共扶以
反即困卧極治兩月始復常自是不再遇

大和劉尉

新城士人劉溥將應紹興庚午秋舉其父與鄰人陳七翁相好
來言吾昨夢看本軍解榜其間有劉彥宏姓名賢子似可用此

名就試僥契吾憂父呼溥告之乃以彥宏應詔而字曰先覺果
預薦送然蹉跎至淳熙戊戌始特奏補大學初調大和尉到任
二年半終於官沒後託夢於妻子曰我前生合有三年祿食在
大和適以數盡才溥六箇月而死故今世補之宿緣已足是故
歸耳汝輩忽用悲憶也好事者以邑志爵里名籍考之紹聖元
年甲戌本境石陂人劉丹字彥宏登進士第任大和尉僅溥六
月下世而後來者鄉里姓氏悉同且以前人字為名蓋仕之處
又同其末後之夢彰著如此則為後身不疑噫而劉彥宏一登
第一特恩共享三年微俸首尾八十五歲幽寔命不差毫髮
異哉然則古往今來蒙高爵厚祿巍々如出者皆賦於造化其
棲居窮不怨天不尤人可也銅陵主簿劉注於先覺為後第說
此

謝生靈棋

江州民謝生老母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棋不啻飢渴謝搏
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為之穿裂詰旦已累
結丹寶數顆跪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為孝感遠近
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棋詩軸郡守王漑選釋詁
書他邦夸廣其事情其不上諸朝榻之史策使繼妻詩孟宗之
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鄧氏紫姑詩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呪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詩紹興甲
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客會食或請邀問試闌題目
者誦呪才畢仙已至乃盡誠扣之荅云經義賦論吾悉知之故
天機嚴秘不容輕泄姑為預言省題詩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

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嘗為鄧氏婦女賦衣領及
裙帶三絕句清婉可傳寫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明香煤隨
意作真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却閑書坐右銘其二云時樣新
裁關色衣不將米線縷花枝殷勤只要詩仙句繡出分明一段
奇裙帶詩云尺六腰圍柳樣輕娉々娉々最傾城羅裙新剪湘
江水緩步金蓮襪底生時庭前桃正華或請賞詠應聲蕩筆法
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綠底蕁花開時
節未還家其他所作長短句隔句對皆機杼敏捷了不紆思而
成一時失於紀錄端若之子直清僅能追憶此數句耳

西天監門

新城姚中秀才生於紹興己未自幼不苟葷為人純厚信直淳
熙十二年乙巳歲年四十七矣十二月五夜夢人持勅牒來示

接而展讀之其文云奉勅差西天監國門替蕭政年滿闕
言詞盡與朝制相類來使言見任人到官已一年中驚覺察計
于書冊深切憂之至十四年十二月朔旦起拜其父志新白云
初五日中午當死後事未免上累慈抱願寬追憶父心不之信付
之一笑而已中曰請取中前所書觀之庶表不妄是日又作詩
四句寘枕內曰魚龍吹浪起雲烟來向江湖駕鉄船捲地黑風
吹海立直將波浪過西天竟至其日不疾而卒所謂天勅差注
豈亦湏滿三考云志新始索遺札諦觀方審其自紀夢証如此
為鄧直清言

道人相施達

邵武吳郭說其父頃當三舍時居軍學與郡士吳淑黃鑄施達
同舍有明道人者不知所從來雅擅人倫風鑒之譽有求相者

每人須有錢四士共延致於齋閣郭父首與荅問云君乃山林
之人無功名分次及吳淑云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次及黃
鑄云君年二十六預貢二十七登第官至員郎壽幾八十末乃
及施逵曰異哉君之相法也今未可宣言俟翌日無人時當來
訪我如約而往則坐上客滿矣次日復然第三日天未明過之
道人執燭辨視徐問曰君有父母妻子乎曰赤立一身耳又問
有叔伯兄弟宗族乎曰只一叔在道人云君面有反相須眉皆
逆生他時決背畔不終臣節逵大笑口占一詩贈之云休論道
骨與仙風自許平生義與忠千古已嘗窺治亂一身何足計窮
通仰天但覺心如鉄覽鏡猶欣髮未蓬塵世紛紛千百輩只君雙
眼識英雄味其辭意崢嶸不律帖頗似張元所賦後以舍選登
政和七年貢士第為第四人又數年貪以敗官建炎末陷范汝

為賊中卒降金虜躋顯秩紹興二十九年以侍讀學士來嶺正
旦命吏部尚書張忠定公館伴雖序舊試無由敢發一言浙江
亭觀潮乘引接使臣不在側上介注目欄外僅能出微詞有自
為備之語郭父終老場屋淑魁鄉貢常聚徒講學東備之入甚
厚竟不第鑄登科仕為柳州太守享年七十八盡如道人之言

猴豹對戲

德興季氏三士政和中皆負俊聲伯為人獐劣每一坐數起走
趨伸撓於飲啖且最滑稽善譔季獨沉静以經學馳譽為鄉黨
推許與之游者各行標榜謂其伯曰猴子以詭其輕佻謂其仲
曰狗子以談其貪饕季曰豹子以表其文采屢謁巨室余氏余
甚富有數子皆吝嗇於財與人無款曲意因三季小聚長子忽
出大銀杯滿酌酒置前曰吾有一句能對者飲此酒并賞此杯

即唱云兄弟三人猴狗豹自謂已占三數又下是獸畜名必無
從可吞伯應聲曰父子一群蛇鼠牛里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
鼠而牛者詬罵農疇之稱也的切如此遂飲酒余子大慙服丞
持盃歸之自是不敢復形侮慢舊傳四六對云全文行忠信之
四端備正直剛柔之三德正此類也季登乙未科仕至兩部轉
運使者徙居旁邑安仁云舊聞鄉老先生說

羅山道人

信陽軍羅山縣荒殘小邑也有沈媪者啟雜店於市然亦甚微
三月三日有道人扣門覓飯媪曰別無好蔬菜伴食少俟碾麵
可乎即入就坐麵飯畢馴進茶道人謝曰本非舊知聞荷媪垂
顧無以奉報惟有治酒一方當以相付如媪家有識字者可令
隨我尋藥媪曰女婿王甲舍居却識幾个字喚出相見即借出

適野大抵所采如蒼耳馬藜青蒿之類凡十二種皆至賤易得
既還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綴一布囊貯之戒曰善藏此方雖他
的親人亦不可傳傳之則不靈矣今年此日采藥可終歲供用
明年三月三日再換新者遇酒或酸澁欲敗以藥投之則無有
不美以此終沈婆一世表吾所以報也其後皆驗武官劉舍人
家春釀數十甕色味已壞或言王甲善醫酒遣招致之引入視
王暗糝刀圭於甕中劉不知也復出坐伴若料理作法少頃云
請舍人看劉亟走其處悉變為香清滑辣矣劉大喜以半直謝
之媪家常乾儲此藥遇乏酒之時沽諸鄰不校好惡有最薄者
得藥少許皆化為醇醪媪死婿繼亡方書不傳

胡蘆棗

光州七里外村媪家植棗二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
夷堅志

求之嫗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我不較也
道士摘食十餘枚將所佩一胡蘆繫於木杪臨去顧語曰謝婆
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
其言今光州尚有茲種人懷挾植于它處則不然

信陽孫青

信陽軍百姓孫青久為凶盜事敗伏法時當淳熙五六年間至
慶元二年上元夜法司吏鄧思齊妻過其受戮處頓覺迷罔歸
到家若有物憑附家人焚香禱之曰不知是何尊神降臨妻口
作丈夫聲應曰我非神乃十五年前死囚孫青耳今欲見行刑
人項興幸為一呼之及興至前喜曰項節級來矣向日感荷照
顧雖死不忘興問所欲得將轉輪藏及薦金銀帛錢與之皆不
許曰無益也願請道士多轉生神章燒黑紙錢送我之便去興
如其請項之妻乃臥不言病三日而愈

黃陂紅衣婦

黃州黃陂縣太公村民李氏門外有大栗木一本初夏之日其
家男女婦子皆出蒔稻惟一少女守舍供饘日正午間外有
叫呼聲曰宜哥在否不覺應之曰也在田所宜哥者李氏十二
歲兒也出視之見二美婦人在栗枝上通身穿紅衣裳知為異
類乃拋柴杖瓦石擊之婦從高跳下入近池中女走報父兄共
行追逐婦脫所着衣用黑蓋頭掩形浮水透彼岸捷登山化作
雙狐而去此上四事鄉人程濂游黃陂得於士人程思

應武解元

樂平抗橋程進夫紹興三年館于縣舒氏之迎薰堂將授藝秋
闈既納家牒父彭壽在鄉里七月二十夜夢過池上彎曲處柳

陰四垂中數少兒用竹籃共舁一人問何為曰今年新鮮元又問是誰曰應武也及寤念上庠有台州應武淳熙丁未榜以周禮過省唱名入三甲矣而其子習經隅同疑若神明示以魄兆但命名固可更若何改姓良久欣然曰當云應鄉貢進士舉程武上取一字下取一字以答佳夢亟走介詣縣囑進夫更名暨九月揭榜果占經魁省試不利明年之冬疾死彭壽哭而對客曰向以為吉祥今思之所謂今年新鮮元及小兒槿舁皆不永之兆耳

小原縣尉

樂平劉純仁初為弋陽東山人後方徙籍其幼子曰植劉夢在庸居宅坐一林上或來報曰賢子得官矣劉曰誠然當有先牌可舉以示我俄即捧至視其題字曰園州小原縣尉劉訝但有袁州却作園何也諾之植已晷紫衣在傍立矣時植留村墟新陂夢後六日還家明年大病又明年而死葬于岑林黃裨園乃悟惡夢植字立之頗俊爽病中夢到一處高堂寰宇間無人聲因步入中堂見婦人艷粧華飾鋪席于地席上列金玉滿器光曜眩目植舉以翫看遲久乃出婦人躡而逐之曰毋將此器去也回頭應曰無徑兩月不起

馬遂良口占

馬登遂良居樂平夏陽早負雋聲氣吞餘子而從事場屋輒不利中年罷舉倘佯家庭以詩酒自遣作一堂取王公愛山直待老山間之句揭之曰老山慶元三年秋喪其長子不勝悲愴欲出門數步消憂下階傷足明年初春方小甦然不復親筆硯二月五日忽呼語諸孫曰我此生只有二日在此不久矣口占詩

數篇投之其今日一章云賦記編為令今朝是暮春燕飛高屬
塞魚躍過龍門兩大添泥以風清減浪痕鳥啼花濕之江日未
勝輪雖句法尚存而謂二月為暮春不祥語也後二日果終于

寢
程
右
七
事
邑
士

衛校尉見楊王

紹興庚午辛未之間南北和好堅定虜亮未萌搏噬之意邊關
機密去來不甚苛急有代班人衛校尉者從襄漢來時楊和王
為敘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為兄弟者往校謁一見楊驩如
平生仍事以兄禮隨令夫人出拜常招飲於堂款曲殷勤而不
問其所向兩月後忽浸踈之來則見於外室不復話舊僅得錢
數百千衛雅意以揚方得踣志在一官故百舍閭闔赴之至是
大失望栖泊過半年疑為人兩疾諧乃告辭又不得通大教使

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略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
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念已無可奈何僅得錢尚
可治歸裝而一身從任來何由訪識楊莊所在正彷徨旅邸適
一客自云是程副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潤當陪君往奉
為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密語之曰吾實欲游中
原君能扶我偕北否衛欣然許之迤邐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
郡倩衛寘田曰我欲作一窟於此衛使牙僧為尋置無何詩膏
腴千畝衛治具待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異於斯此
行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革不用
非展奪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為辨生計所買良田已悉作
衛氏名畝此以相付於是悉取契券與之厥直萬緡一笑而別
予頃聞此說於李次山其事甚顯蘇秦舍人之資給張儀也

蔣二白衣社

鄱陽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結誦經持懺作僧家事業率十人為一社遇遂人家吉凶福願則偕往建道場齋戒梵唄鳴饒擊鼓起初夜盡四更乃散一切如僧儀各務精誠又無損勾施羽之費雖非同社而捉書邀請者亦赴之一邦之內實繁有徒多著皂衫乃名為白衣會市居百姓蔣二蓋其尤者尋常裝造印香販售以贍生淳熙十六年九月往上巷汪氏應豫歸時值大雨手自撐傘行次金標坊澹津湖北岸洪丞相府前逢一人踵相就亦自有傘近而即之體冷硬如冰雪正爾疑之俄別有呼已者曰今藏是閨年否蔣察其非人所談答之曰汝莫是鬼乎應聲大叫而滅

隗伯山

饒州市民隗千三名伯者淳熙初年來贛州門裏王小三家作入舍女婿為人無知慮癡守坐食王家不能容常倡逐出外不使與妻相見卑詞潛懇於其父母不聽竟成休離隗計窮無以自處十二年冬月自刃於婦氏之門小三兄子小七正為郡吏殊以切齒唆啟其州陳詞乞行檢覆以杜後日惡子脅持之患自是隗屬晝夜出撓一門老稚皆不敢過其所出入懷懼又三年正旦日小七病宿酒使妻詣厨內作菜美鮮醒將還房望厥夫在床上拍席喝叫吐唾嚙被即時絕命妻至救之無及矣料必為隗所禍也

蕭七佛經

饒州細民蕭七居于雙碑下能批炙猪肉片脯行賈以取分毫之利瞻育妻子慶元三年十月十九日晚市罷歸家吃飯洗足

而寢至三更忽厲聲叫喝初無病疾俄頃長往妻拊胸痛哭不知所為後三日鄰巷黃婆夢白髮老人曰蕭七因不合突犯傷神致綴死禍黃婆曰然則今當如何老人曰教他妻去柴主薄宅借佛頂心經請僧懺解乃可黃寤次日拂曉走告其妻詢柴宅只在城隍廟前素有此經板求而得之願工印造千本請兩僧看讀又三日蕭妻夢夫交語歷歷如存云已治功果將遂超生悲諫而去

王子塞怪物

賈謨從義紹興中為歙縣王子寨延檢官解在嶺下眾卒所居据其上到任半年卒妻有入宅者與謨妻及女言今早有一怪物長二尺渾身皆黃毛諦觀之乃人也逐之不懼但持手中杖指四向而去甚可駭是夜寨內火起到屋一空延及官舍說僅報謂出身以來誥劄而已所焚失甚多說女嫁王仲弓次子談其事

許生墜馬

鄱陽市民許二與弟許三居於行春庄多釀酒沽而日輸官課稍改富足遂買馬乘騎慶元四年八月一日往許三四十里已到市尾一僕在後覺許若有所覩持鞍不牢四體戰掉馬亦蓄縮不進無故前足踏石蹶遂墜初亦不甚重適馬草鑣刃先繫於當胸皮帶上及其墜也正與刃相值右股皮裂肉出昏迷負痛不復與人言問其所見亦不能說僕急顧兩力輿轎挾之歸呻吟徹旦鄰里皆不睡臥外科黃裳與之極療雖被創處小愈而筋垂數寸於外不可入才起坐即仆但臥一榻上展轉費力裳乘其扶立急於腰眼上施一針騰呼如翻覆手間筋已入矣

然後用藥樓補皮外踰旬始平

汪會之登科

新安汪義和會之生於紹興辛酉至於己卯十有九歲矣歛士赴科者二千人而解額才二十制勝為難而會之得預計偕族老來賀其祖考及維密曰我即必踐世科吾夜夢省試別院報榜云已榮中樞密答其意而中心不懌已而省闈失利始以告之曰我自聞彼夢固知事在他年蓋今春無親可辟也後蹉跎五薦至淳熙辛丑復到選而弟義端充之為文院點檢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

滕王閣火

南昌章江門外正臨川流有小刹四五聯處其下水陸院窈富一僧跨江建水閣三數重邦人士女遊遨無虐時實為姦淫翔

集之便慶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夜細民家失火延燒其處頗須煙炎不可向還一院片瓦不存滕王閣外廡遂羅鬱攸之害趙不于晉臣以漕使兼府事出次城頭遙望西山焚香禱于旌陽真君西風方熾忽焉反東火隨以息當年八月十五日所亟以其君生朝自旦日即相率詣王隆宮四遠畢集未嘗不東風蓋欲使獻送者舟船利達凡半月歲：如是靈仙威神如其上其為人作敬宜矣大係赴試清臺正見其事

張翼德廟

蜀車騎將軍張翼德廟元在遂寧之涪江元豐三年邑人任慶長始侈大之後五十歲當建炎三年榷棟仆落榛棘叢翳任氏之孫煥復一新之又三年當紹興初元北虜震搖閣輔張魏公宣撫處置秦蜀移屯閬中秋八月宛卒有更生者傳神戒語欲

助順誅逆已而虜酋兀术屢室連犯漢中皆折角而退魏公即神安國公禱爵用便宜進封為忠顯王而又有廟在長江縣長江鎮火峰山之下邦人張氏創為之至猷可者老而無子詣涪州樂溫謁王別廟再拜以禱是夕夢神告曰汝實吾裔當有名孕明日與婦飲見五色光氣如綫枚婦盃中飲散而孕明年生男曰述於是猷可捨已田以為廟移樂溫之楓兩萌葉以歸植於門東西偏示不忘本且志異也述長而擢進士第終職方員外即其亡也外人皆見車馬鼓吹至入廟中聲達遠近祝史咫尺無所覩踰旬計至考其日時皆符合其後旱乾霖溢螟蝗疾疠有請輒應兩楓至高十餘丈其大合抱蔭庇數畝及職方之孫義方又增大廊宇跨門為樓而屬王均晦州為之記此皆來記中記語也予憶王景文夷堅志別序云雲安裔張翼德甚白然則王之威神經千載之後猶昭揭如此人那得不加敬乎

王道成先生

王道成先生者夔州人膺射利江湖間為賈客政和六年忽遇異人傳內丹之妙遂破家從王鼎學道遨遊東西二蜀鼎亦時見荆南市中不與人交一談無能識其誰何者身長七尺廣目美頰頰狀貌如四十許人荆南父老自兒童時蓋已見之一日與道成飲自通姓名曰吾洛陽人唐武德初事秦王為術者奔走兵間後得仙法隱華岳山中以至於今酒斟別去不知所往道成本愚民不能從其詞訪大業武德中事且驗其是否紹興六年道成見王晦叔於金川講岩盟之好為作古風一篇與之曰龍鍾徒兒須知棘幼事秦府持鞭勒戰塵撲面心已灰徑上三峰弄泉石乾坤變化五百年人間未識地行仙布囊落魄荆